

徂徠集

書

自二十一
至廿一

柳田文庫

文庫11

A1126

13



文庫11
A1126
13

徂徠集卷之十

書牘四十一首

與猗蘭侯

不佞之神交于臺下也久矣。疇昔始獲以形隨之。旋則形與神之離也。夜宴厭厭。醉酒醉德。雖然拙詩。因謂豈謂恩云爾。意者有高山流水在耳。玉詩之賜。尚如在左右。心神相照哉。滄溟集謀野集各一本。附上。

又

物茂卿著

柳田泉之庫

010190523476

不佞茂卿刀筆吏也。一日忽廁鈞天廣樂之庭，不覺與魚鳥作啾唧之聲，其可聽者亦天籟耳。豈意臺下謬稱以爲未曾有哉？雖然不佞之可聽者亦天籟耳。臺下則不謬矣。不佞歸後醒則依舊乎筆硯溷濁簿書旁午，回首前日之游真天壤焉。正困頓間復承錦字之檄，郢雪之和，恍兮忽兮。再登鈞天之庭，鄉者詩中豈謂恩一語可謂不佞謬矣？何翅高山流水之感哉。拙和一章附上。刀筆吏豈有致語臺下，其亦以天籟視之可也。作報纔訖，俗紛雨集，疇知刀筆吏與貴介公子作同心語焉乎。臺下以爲未曾有，亦可謂不

乎否。謬哉。妄意偷閒再造潭府，作平原十日飲，不知可得

又

中秋無月，何昨雨不寂寞，而今雨寂寞也。迺嫦娥之不君侯若，正爾嘆息，忽接尺一，蓬筚掩映，宛乎前日光輝哉。祇倚蘭臺上管絃，作何等聲，是未可聞之爲憾爾。王履吉扇面已作侯家物，而又欲掩取衡山十洲一軸，真所謂得隴望蜀者。迺劉文叔其人哉。不佞方病酒，臥作報草，草歪斜，莫謂不敬哉。亦嚴狂奴前日故態已。四部稿一本及畫一軸，照數奉收，承索宛

委適鼎它適它無識字者容明日奉送不乙

又

宴散殆五更矣。大雪漫兮。剡溪之興未盡也。蹒跚以歸。歸焉則臥。起焉則日既過三商。邪於是知不佞之醉甚哉。所賜彩筆彩牋文石之椀。幸亾所遺失。携歸照耀乎文房之中。乃知併與滿庭瓊瑤。皆君侯之賜也。漫成一絕奉覽。雖然小人亾賴。踞文茵。擁彫爐。傲睨自若。則君侯迺捧硯行酒。布衣交弗若也。是自主生結韉之伎倆。伏惟君侯知己之遇。欲酬高山。計莫所復焉。君侯自識之耳。祇恐麾下諸校。頗未免搯擊。

切齒於不佞者。是以縷縷如此。亮鑒不盡。

又

恭接尺一。字字飛動。則知台候萬福也。向示瑤什。再把誦之。錚錚鏗鏗。殆非前日所見者矣。豈有所更張耶。將不佞一時酒後眼華。妄生瘡痍耶。要之臺下自安不改也。不佞何以能改之哉。望日之期。敢不唯命是承。

又

將赴君侯之約。出門則火見。負弩者何銳者。絡繹於途。迺知君侯之門。羽林翼如。豈容客星廁其間哉。所

以返也。惟君侯教以它日。

又

白雪飛罷。陽春適至。正是臺下千祥之時也。小人怯寒。蠖屈斗室。未能趨賀。迺奉大教。加以彩箋一韜。十朋之錫。若自天降。則罪戾其謂之何也。更承高作示及。不覺神往。霏霏之物。當享此瑞。嗣容詣謝。萬惟鑒照。

又

當春之時。都下之樂亦夥哉。迺君侯獨與潮師閉閣讀書。坐若槁木。是不爲其所得爲者。其賢可知矣。若

小人則異於是焉。始之風火作警。次之一豎爲祟。卒之僕人多叛去者。是豈能出門游乎。是其不爲也。亦不得爲者已。何以稱爲鬱陶之間。正爾奉憶。則已賜之以尺一之牘。復申之以方丈之案。可謂甚大惠也。不日掘赴。謹鳴謝門下之吏。祇恐大夫之簣。降賁陋室。左圖右史。與有光輝也。則小人欲出之心。忽或灰哉。藉是而不爲其所得爲者。君侯其謂之何。

又

甚暑哉。暑之於人。也不啻傷人之氣體。亦能傷人之禮。裸身仰臥。兩脚拄天。彼是同爾。若教阮籍見之。必

謂竹林添一賢也。宋畫一幀。通典四本。附上一幀。繫留案上。不盡。

又

向者草堂之會。未能盡歡。嗣聞君侯有釣天之夢也。深以爲愁焉。忽接手教。墨彩燦爛。射人君侯。其得帝錫哉。而後小人喜可知矣。千秋之業。於斯爲烈。比肩繼踵。山河邈。况乎天漢在封。昭回遠被。縞紵之賜。永服無斁。令聞令望。日月偕升。報政之期。延領以族。祇小人怯暑如虎。不能詣邸奉別。歉然于懷耳。若夫華閣之筵。何敢望之哉。東壁草堂之資。不啻渠銜結。

弗已。雖小人亦與有輝光也。萬惟鑒照。

又

不佞無德。何幸婁蒙明侯千里垂念之勤。尺一之牘。賁然乎再降也。伏惟明侯發軔之後。弊藩有凶變。則不佞雖狂乎淹三旬之久。亦未敢能鳴絃吹竽。以陶寫其性靈。而不可藥之疾。藉是轉甚。呻吟之聲。動乎天地。遂以感召乎大塊。噫。氣越八月十六日。飛廉將命。百物拉邏。種讓之園。樊破籬什。而衰廣殆倍。曩時忘憂之館。棟折屋飛。而呼吸可通帝座。夫然後不佞之媮快可知已。迺與東壁數子。面孔相向乎上。漏下。

濕之間。放歌如出金石。豈不樂乎。獨以爨室爲齋。童僕怨咨。書樓有壞。門人愠見。則不佞雖嬾乎。亦未免拮据甚劬也。加之藩侯奉教重修。憲廟實紀。而謂不佞閑其事。以見委焉。歌聲未闋。刀筆作崇。簿領旁午。風雅悉廢。則古人所謂樂往哀來者。豈不然乎。是不佞近狀。所以久缺問候之禮。不報德音之惠者。爲是故也。不佞精誠業已動乎天地。而况明侯乎。故亦不敢謝其臯。而特愬其哀者如此。夫明侯福履所綏。端居於郡齋之中。坐攬江山之勝。諸所形乎歌咏者。近得諸東壁之所。誦之二復。不堪神往。夫不佞生平。

以傲吏自負。而造物不俾。遂其傲矣。明侯貴人。簪纓所纏。而迺偃蹇。自次乎寂寞無人之境矣。而今而後。天其不可諶乎。則不佞雖精誠乎。亦未能保明侯之善恕焉耳。所賴同調之雅。敢不自恕拙作奉懷者。一絕奉和者。二律附上。它詳於與能孝書中。不備謹言。東壁買草堂。白山下。自稱商丘丈人。併是明侯之賜也。諸子來。爲致尊意。渠皆感不棄管蒯矣。聞潮師在山。本定是天產禪師之所。渠亦善華言者。筆可成否。大勞尊慮。印篆何似。顛竅者久之。佳印色亦所欲也。詩語類選已到。何韻明侯拮据之狀。如

名後集 卷之二十一 六
目睹已滄溟五言律附上。莊逸以八月晦始來大
慢哉。

又

熊旛西莅後。再奉尺一而讀之。其辭瑰特雄麗。駸駸
日上。後者比諸前者。遠甚。辟諸排闥。闔凌列缺。絳霄
九重。愈崇愈閎。位業益殊。衆妙益臻。祇自覺其樂倍
昔。而外人弗喻。茫然都謂非吾儕塵土境界耳。詎足
以識非非想之非非想乎。但苟非躬躋帝所。親聆鈞
天廣樂。猶未爲至者矣。是明侯所當益自勉者。雖然。
纔離大地。剛風所載。縱欲墮落。末由已茲。審盛意所

在千里之遠。曠日之久。懇懇布衣之游者。殊未衰矣。
夫護園之勝。孰與河內山川之美。牛門殺鷄爲黍。孰
與列侯五鼎之和。絙木之瑟。葦籥之吹。孰與八音之
悉備。數四前緹之士。彈鋏而歌。孰與珠履三千之客。
加以燕趙婉娜。猶爾垂念。形諸吟咏。益亦謂仙緣耳。
段使天上玉女。戀戀青蓮。可謂思几乎明侯之謂也。
賜懷賜和。諸作均之人間。所易得哉。不佞近日。有一
二拘儒。如漢時轅固生者。自海西來。見抱經發難。動
輒相引。迺爲其所勦。不得已。已著辨道辯名及諸經
解若干篇。經術爲崇風雅乍廢。是豈非謫仙所以被

謫之故邪。勉強洗心奉和一首。扇頭寫上年先殊逼栗列爲甚。伏惟履祥。餘未旣。

又

條風一起。江水流澌。迺覺芙蓉之雪。稍似媚人也。因想明侯臥閣之興。何似不能已已。忽奉手教。伏知台候亨嘉。深慰鄙人之懷。併領綵牋之賜。竊疑葛城山中物。遙堪持贈陶道士。欺我哉。今春服生釋絆。東壁失餽。兩人者相持大笑。然東壁則飢甚。旦夕竢明侯公養之。至焉。縣生抱瑟齊門。諸子爭欲賦昭君怨。贈之。又有山生奉紀侯之檄。非其母之爲誰之爲乎。大

鈞一轉。吹萬不同。吾黨之士。何所不有。不知明侯封內有此奇觀否。舊臘賜詩一首。致自藤生所。陽春之調哉。勉強奉和其一。亦不能肖也。附上賜覽。聞朝覲在瓜時。旦夕奉竢。書不盡言。惶恐不備。

大旆之西。約下石山寺。硯不知可獲否。私印冝勞玉臂否。近來家僮巧製。鬻篋義嘴。伶工輩皆乞去。只憾無好蘆管耳。聞貴封距鵜殿不遠。可獲數十百莖否。前年所賜笙石。變成黃色。不堪用也。京洛間可得佳者否。伏願留尊意。客歲獲響銅一片。試製笙簧。頗悟妙處。女媧伎倆。豈遠乎哉。壯逸久不

來活字版何似

又

奉手札。迺知君侯復伏枕也。豈才肖長卿者。多病亦惟肖邪。十七日承召。偶有雲夢看紅葉之約。切恐山靈嘲笑。倘值風雨。改轅圖南。伏惟尊鑒。弘毅賀詩。故是佳境。若其題俗。罪自有歸。

又

是日不佞之疾。不可以風也。而城南火。東野殆將疲乎。奔命已伏。惟君侯之側無人矣。敬俾技指。生代候左右。

又

時謁潭府也。春雷震。白雪飛。深知作樂之祥。已無那俗紛。遲遲以行。至家則得侯示札。及雲牋一套。盛貺哉。貧子遽富。當如此耳。拙詩附謝。餘圖面既。

又

奉別之後。不脩尺一。於記室者數月矣。亦唯臺下膺任。專城節制一方。體統既尊。職務亦繁。陪臣之微。不敢以文史末事。上溷執事也。豈惜哉。茲辱大教。乃知閩外之寄。凡百就緒。燕閒有暇。念及故歡。承喻江山如畫。人物似其詩。則不啻臺下弗忘吾黨。亦吾黨不

能外臺下焉。班荆之思，可謂信也已。四部續臺，青羅館集，臺下獲之，想必隱如一敵國。西記及它作皆適上。臺下善食之狀，宛然乎千里，而後不佞之喜可知矣。頃者舍弟奉命講戴禮高倉館，聽者如堵，墻人或謂吾黨吐氣，豈其然乎。大氏自東壁上宿，臺下就絆，而一時諸子苟非尼火，則奔走衣食，素業零落，將盡文運之不終興也。臺下其思之，獨怪東土入夏以來，霖雨作潦，疾疫盛行，而不佞雖疾乎，稍輕舊年，但以雲散故，絃歌殆廢，是以欲忘其憂，末由也已。辯道壁上，一、二有所改正。東壁集校刪略成，嗣當奉覽，餘詳

諸左記室書中，故不敢瀆

又

帝里春回，環拱山川，鍾和氣，帥府書靜，侍衛榮戟，裊祥烟，恭惟臺下，福履綏之，承枉手札，兼膺盛貺，感佩何罄，理當卽謝，祇不佞祇役靡盬，鉛槧告勞，抱疾弗豫，藥石特曠，魯人之臯，職此之由，伏惟亮鑒，不備

又

恭聞尊夫人捐館，災禍之臻，如何不淑，臺下遠服王事，豈無內顧，忽焉永訣，生死別離，一者兼之情，其謂何，伏惟裁抑私哀，為國自重，不備

又

奉手教并賜題仇十洲畫所謂真南山愈假衡山者信然哉。蘭亭帖不佞所見亦如臺下。是其所以見留不亦宜乎。嚮者秀緯來。歆以微言頗似首肯。它容面罄。

又

茂卿啓。曩者服生過。傳君侯盛意。二十八日辱當見臨。是誠鄙人之願也。獨奈家人疾者十有三。庖飪洒掃。何以供役。加以積雨壞垣。殆乎不可支矣。業已甫工。期不可緩矣。是以敢辭。惟君侯鑒照。來月之吉。敬

當摳趨以領大教。

又

折簡之召。辭以采薪。切恐譴責。迺承慰問。可謂榮出望外。已私印刻成見。贈篆以銀鏤之管。鐫以金錯之刀。豈不可寶重乎。太宰又蒙留盛意。再訂生死肉骨之不啻也。併共感佩。不日容趨謝不具。

又

歲茲除矣。東風先候。緬惟帥臺。森戟宴如也。野人抱病。未能趨拜。忽枉手札。兼有赫蹏之賜。盥漱拜嘉。感何能戢。蒼天歌辱承示及。則知執心不渝。永矢弗諼。

餘寒痲人萬惟自重

又

句凶整駕萬方罄新。恭惟臺下陽春受祉藻思日湧。偶有微恙曷足爲慮。茲奉華牘復辱盛貺小人多幸。頓首拜賜嗣容趨謝不盡所言。

又

昨奉尊教。它適失答。可悚。想也。南郭生畫敬領之。東野遺稿一本附上。後來購得數紙。嗣容尋搜奉覽。不佞疲矣。臺下命侍史校補。東野幸甚。不佞幸甚。唐後詩于鱗絕句。門人借去。尋當討還奉。上笑渠硯銘成。

不知副尊意不

又

笑渠研銘奉命日久。忽爾屬草。遲急之罪。其謂之何。迺接尊檄。知副台襟。不佞之幸也。又承活字頗成。則東壁且不朽哉。且之子無鬚。豈容俾字有鬚乎。

又

昨奉尺一。并寄子遷書一篇。讀之泚頰。然亦知臺下之爲南容也。頃得肥人水足氏之子。歲甫十六。迺非子安仲默所能及焉。以此觀之。氣運所使。於我何有哉。承問體源鈔者。貊氏帳中寶是已。昔仲居學樂菴。

弘臺下無志於樂則已。如能學樂歟。是亦長弘哉。尾學士幸無恙。勿勞尊慮不備。

又

嚮者雙旌儼臨蓬筦之輝。加以種種恩賚。誠所謂丐兒暴富者矣。老農何有。交歡弗罄。深抱愧歉。理當趨謝。則預承優喻。不敢方命而已。昨更賜書見謝。則又它適不能即答。得罪益多焉。示及和筆一管。頗足供揮灑之役。祇管稍細。不便把握。為可憾耳。

又

奉接手札。兼賜海錯。謝謝論語一本。領之。屈盤之讀。

豈謂孔子之時有之哉。袖硯一附覽。

又

接尊教。茲知臺下起居自如。何勝欣抃。高第罹災。亾妄之事。何足介懷哉。祇群下困苦。少紓高畫耳。如小人亦少觸祝融之怒。然琴書晏如。可謂天幸也。伏請勿勞尊慮。論語徵諸書。無損失。深荷諸執事周旋。謝謝。年光逼盡。候春日。和煦。拜趨。貴寓。庶足以紓鄙懷。餘不既。

又

奉手教。伏審尊候。起居清福。深云恭喜。相傳貴府地。

方不准起造。今聞日作築室謀。則知其爲妄說矣。國字解。愚弟稍得閒暇。談及此事。渠甚恥魯人之臯。急欲奉呈。忽驚祝融之變。萬事皆停。不日容催取奉致耳。

又

向奉手札。適有姑喪在躬。恐不祥之言。以有觸犯也。是以不敢奉答。是日能孝書至。伏知臺下清勝。何喜如之。貴第地有變更。亦都下之常。何足介懷也。子遷復罹災。何迺遭祝融氏之怒。若是其甚。可憐之至也。它容拜趨。盡之不備。

又

奉尊教。伏審臺下安穩也。承示高文。何其筆力頓爾勁絕。足以察其善食狀矣。古文尚書。誠爲奇秘。迺復有携王奉常集者。至臺下能無食指不動邪。餘八日實趨敘不盡。

又

頃日與諸子分賦樂府。皆譜存而詞亾者。益欲以補千歲之缺典也。敬爲君侯首拈一題。則甘州也。謹以送上。君侯以曠牙之逸技。兼揚馬之雋藻。按譜作辭。必有可觀者。顯侯。

又

存領尊教。驪珠駢至。恍照一室也。知台候違和吉人。天祐想當勿藥已。昨所示書卷中。王寵特爲奇珍矣。其神駿少減枝山。而眷容大雅。上儷晉人。後世無比。終非徵明輩書家所能及也。益祝佻文巧。而王絕無斯二者。病不佞前年賞其扇面者。爲真蹟無疑於今信矣。愈益不以腕中有鬼爲憾。而嘖嘖自咤。臺下以爲如何。徵丁通考領之。乙奉上。屬采當留意琵琶譜。則有天際真人想者久矣。不盡。

又

奉教伏審臺下。貴恙少佳。聊以爲慰。不佞劣劣依舊啄木譜寫賜一本。感激何已。嚮因下問。少陳鄙見。爲臺下所采。可謂幸也。如文王品第。弇州明謂文以法勝。王以韻勝。未易優劣。而每每以待詔先貢士者。蓋以輩行已。不知臺下何所疑。它容面敘。薄晚爲答。糗糊殊甚。伏希尊亮。不盡。

又

裁書欲鳴謝左右。則君侯迺先之矣。何其如此哉。白雪之賜。兩家相推。孰執其咎。要當與君侯平分耳。原裁書不容。但已併附上。

又

承喻。王履吉書評以秀雅。至以弇州語爲證。是自君侯所見。與不佞別矣。枝山飛動縱橫。孰不知之。趣向不同。豈更容喙乎。且秀雅二字。大失擬議。但注意晉賢。其論自定已。枝山所以踞第一者。以天然耳。豈在飛動縱橫哉。弇州之論。亦在第二。君侯其詳之。徵丙校上。

又

鄉者所命殘帖。頃因少閒。試爲比整。祇爲校書作崇。眸子頗覺靈滅。臺下它日。購得全帖對雋。然後知老

拙眼亦不全華。呵呵。

又啓。因偶見宋理宗皇帝書詩。寒酸殊甚。理學之弊。一至于此耶。

與下館侯

另啓。去月十三日。滕煥圖遂下世矣。渠十年來。時時嘔血。自謂吾終當從李賀之後。繼天上白玉樓記也。人咸笑文人傲誕。迺爾何其信然。及病篤。飲啖若平生。十一日。不佞往視。則相顧曰。歲在大淵獻。吾歸東壁之期至也。世心世肝。旣已嘔盡。辭氣壯甚。渠蓋記不佞所爲。字說中語云爾。不佞謂猶尚能戲。且不死。

翼日計至。悲哉。渠貧窶。君侯所知。君侯卯而翼之。不
佞諸人所知。然不能免其貧。以死貧固士之常。庸何
傷乎。以渠之才之學。而假之以年。豈不佞之所能及
哉。天貧之窶之。又奪之年。加以無後。何其毒也不佞
亦何免。祝予之嘆乎。二三朋友憐其如此。買石立碑。
營後事。備至。遺文散落。存者無幾。百方搜求。僅得詩
若文三卷。行將梓以問世。滕豫侯及諸友人皆有哭
詩及祭文。欲彙爲一卷。附諸後。君侯倘能賜一詩。哭
之。始終之義至哉。載在集中。亦渠身後之榮也。君侯
其有意哉。茂卿惶恐。

又

鄉者力疾趨府。得奉顏色。承話言爲幸也。陳者不佞
近修先王孔子之業。以自娛焉。鑽研之久。頗有所得。
論語二十篇先成。而中間有不得其解者。如無適也。
無莫也。朱子解。適爲專主。本諸左傳。爲有據。莫訓不
冝。無所本焉。何晏本章無解。邢疏爲無厚無薄之義。
亦屬杜撰。忽憶幼時嘗讀大無量壽經。有無所適莫
之文。乃搜諸佛藏。得玄應音義者。曰云云。蓋論語古
有諸家。及朱子爲集註。而後諸家悉廢。其存者僅何
邢之解已。今參考朱何何解。多不失古意者。而何之

徂徠集 卷之二十一
所失不可得而稽矣。漢諸家之解，亾故也。豈不惜乎。六朝隋唐時，諸家皆存。故玄應作佛經音，必本諸他諸家之說耳。今儒者所失，乃獲諸玄應，可謂幸哉。因思它修多羅中，亦或有此文。自非已所嫻習，何以知之。伏聞靈雲戒琛尊者，淹貫梵夾，想必有所記。臺下雅所親厚，願以此瀆問尊者，或得所望，則適莫之義，愈益章章焉。千萬至祝，不備。

徂徠集卷之二十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物茂卿著

書牘五十四首

與滕東壁

不佞潤色它人文章，率存一二瑕類，易見知者，使其覆修一番，成於己手。此家法云。大氏同人，就正不佞者，皆信不佞太過。一經點改，輒謂無以尚之。是爲不佞縛定，何緣上達。與其玉成一篇，增價當日，孰若啓牖慧思，成後來果。吾不欲同人爲一日假才子，而欲

爲百年真才子也。彼或一時應酬所急，恨我恕乎無情，要亦非負其本心矣。段使所增所減，鎔合無縫，脫稟於不佞之手，是不佞之文也。况痕跡宛然，不逃於識者藻鑒乎。鄉承命高文，以存重犯見責。雖足下亦爾，故特書呈使識不佞盡朋友之責已。

又

承書茲知賢兄罪得白焉。是皆足下至性上通天矣。時屬太上浩蕩之化，與物更始，而聞者莫不皆喜從旁拊手以舞也。况足下棣萼之情，固云豈不汝思。仲尼曰：何遠之有。思之精也。神將來聽我於足下見之。

矣。特相報知，至感就報以賀。

又

相憶間忽奉雅教，使人物色將書者，輒已亡矣。僕坐困桂玉，不免問田求舍。三二人力，東西奔命之弗給，皆疲甚。僕亦屑屑乎徒步從大江東還，及削牘頭岑岑然，以故不卽特報。當足下湖海士見笑也。與次公書較諸送香洲序，其傳致古義稍讓，而宛轉之趣超而上之一弁一函，足下其奄有之哉。頃府公告老之期近，菟裘則遠郊外，僕迺將車其書郭門，以卽往來之便。庶乎駕之可不踈也。府公則語僕母也。憲廟

時若所拮据皆國事也若備矣吾不欲再勞若其及若年之未艾勉爲名高哉城中豪杰士所止養交所以養名也若其母離城中爲也芙蓉之在峽豈不峽是重乎是若之事吾也僕頓首再拜出省吾輩旁聞之妄意以謂斯文可指日興矣足下見賀意者亦是耳謬矣哉僕斤斧餘也何能爲且名者造化之嗇也是可倖致焉乎故僕則竊自喜以可藉此優游自遂比古之祿隱者吾願足矣若夫文壇赤幟者豈容它人樹之唯足下可以空趙壘矣東壁足下毋怠哉千金軀蓋自愛而輕試諸小技之爲走馬危事也浸假而折臂爲三公自是羊叔子家法何益於足下千秋哉慎旃哉不悉

又

東壁足下近况何似予始則以謂古文辭或行世邪是殆不然蓋世之樂歐蘇文者不啻爲其易構也亦爲其易讀也不啻爲人讀己文易之也亦爲己讀人文易之也渠業已以文人自命會有它人一篇文來前而讀之而不可句也是寧不羞邪羞斯生畏畏斯生妒妒之一生無所不至耳故古文辭之不行於世也妒之殃也足下以爲何似

又

辱答書承昨尊公北遊省吾嫌觸譚抹殺兩字此人未曾參曹洞禪不知緣何為爾野生詩見捲還予頗欲大國救援何迺袖手坐視為也渠字固佳詩亦敏捷祇憾兩皆不可傳耳黃帝不死想是二百年出在家語上不知足下所見如何萱闈益佳欣慰欣慰

又云予戲撩野生值其乳虎怒今遂不可但已真騎虎勢也一噓

又

不面者幾日便覺鄙吝之萌也陳者隱州刺史借示

筆譜六調皆備甚為精確蓋搢紳家秘玩也欲急抄取便苦無楷筆記足下每購尖頭齋者敢請足下代為買辦數枝倘無見成者便令裝製是祈又聞銀鹿省其鄉未還即賤伴供奔走之役也

又

同坦庵寬齋訪秀山碌碌市井賣卦人耳想卦爻神物不肖為其用遂逐聲音容貌妄爾猜枚寬齋大模樣以其為羽林官坦庵西音輒謂外藩頭目予迺謬為恭敬則見以為謁選人未售也歸路相顧失笑遂關倒一路海和尚常謂不十二時使乃為十二時奴

子使省吾信渠太過併及屋上烏不免一時被其斂
弄吐露肝腸不然何至教渠言言中竅也粥書者携
文衡山千文來玩其印則世貞鑒賞知非贗物但搨
手不甚工爲憾已北越子有疑無無疑時遂不濟事
也

又

昨日頓首百拜辭出藩門僕蹶走所僦市中舍則已
薄暮矣僕人先至者呈足下書及嘉貺一種北鄉再
拜享之覺味頓異城中者然後開書誦之纒纒乎其
言之也左馬莊韓雜然具列雖則芥子室可謂須彌

人會何所不有五濁界中卽稱世尊謂何藩中哉卽
所稱僕者雖過美之言乎要之違城中而市中違市
中而山林漸入佳境孰謂足下之言無驗獨恨飛鷹
千里縲在人手峽遊時所謂者猶今已萬惟慎風寒
草覆

又

疇昔邸歸得足下書及文一篇梧上披未卒讀岳翁
以疾革相報倉卒往午夜乃還勞倦甚故未得細讀
卒業也足下書又至承借周官注本謹以第一本附
使本多漫漶恐所謂麻沙本者以意迎字可也聞寬

齋色若不憚焉者。夫夫也不能忘心得失之間也。不佞疲矣。握毫欲眠。是其於摩尼萬寶。不知如何生得一噓。

又

王元美稱解大紳草法為鎮它符。予嘗謂林道榮近之矣。足下則見以為譏誚過真也。今日忽得解學士墨帖。宛然林家迹。予每自憾腕中有鬼。而此持不可謂眼中無神已。古人評元章有書才而無書學。董長睿有書學而無書才。嗚呼。以道榮之才。而至甘為解家奴子者。不學之過也。足下有書才。而春秋止富。故

以相報。

又

蒙借一力。鄉已遷矣。方遷之時。獨欲詣別會。兩甚也。且跬步地。亦何用別為哉。既至。獨卧廳上。數十竿竹。乍聽作琮瑤乎響。十五年所未耳者。則喜欲狂矣。是要足下急來。享此釣天廣樂。樂已力還草呈。

又

檄教將張老頌。拜稽首受而誦之。竹樹之增色哉。雖讓之洲。亦何讓其惠也。風兆乎晴。而泥尚艱矣。雞黍之約。不敢違耳。祇咫尺之地。詩筒如織。何必形聚而

後神遇邪。且午後未必不霽。則將謂書不如面矣。

又

昨日以足下語報戚家孤。渠皆感激者不少也。謹以碑樣及碑題碑陰文字呈左右。伏乞莫吝墨妙。死者生者皆將倚賴矣。碑題要隸字。碑陰文如神祖東都憲廟皆唯空一字為妙。若必要擡頭出格。格款藉是狹隘。字益過細。為不便。益謀久遠者。欲字畫粗也。具在賜照。

又

銀鈎鐵畫。森然轟然。意其將入石者幾寸邪。丈人峯得不增而高乎。為之半子者感之謂何。迺承種種謙辭。何爾長者也。且所謂務肉其字。以慮夫風雨之懼石者。不佞之心。未始不至于斯。而一時倉卒。迺爾亦知它人有心。足下能忖度之耳。僧某者。欲識不佞面。不佞面何能異人乎。雖然。足下業已言之。敢不唯命。

又

缺然者久之。一日三秋。益二之邪。是日猶然在停樂之限也。不敢朝望。悄然在室。風雨如晦。君子之思惠。然一來。能楚乎空谷。幸為千萬。若其娛賓之具有燭。可剪有篆。可限。副之以湯。可浴云耳。莊聽謝履。

又

大國大夫儼然敝邑是臨聽其辭令宛然古先王之舊哉。既其二軍五校亦猶之周公之子淮徐之役哉。秦漢而下將命者督師者卒然相當乎中原不啻辟三舍望而喘引而遠遁焉。何其羸輸之問不佞唯足廉將軍嘔強老而盡五斗粟已莫復能為已。

又

陣未成邪。師何未渡也。吾非擊半渡者矣。膠鬲之期何可失哉。將無辟允乎。巾幘之遺當從後進耳。

又

行人至。敬奉大國之教。屬我有王事也。俾晉師三舍以蒞焉。我豈固壘戢武。坐受巾幘之遺者邪。方今竣事。還自宗周。雖師疲乎。行敬戒司馬。以候于郊。惟大國是命。

又

疇昔之戰。得亡僊邪。餘勇尚在。蓋來乎賈之也。余方誅惡竹堂皇間。雖生非南山乎。寔繁有之。足以書其勲矣。

又

暗投之珠。似題鳳字者也。一二而四。併與右丞五之。

宜其韻之易者。轉而之險也。是日有所拮据。不離吾巢。冀夫翩然一臨之。

又

昨游饑邪。得無備邪。我則脚底泡益大矣。雖然我之於昨游也。所憾者三。所說者三。住持僧不在。不得丐樹以歸。植其庭中。中途有所噴乎。篙工而不舟。幾乎敗興。是我所憾者數也。雖然忘日矣。為興乎。殆忘之而魚矣。因噴而後得全其哀矣。傳曰樂不可極。有味乎其言之也。觀兒嬉於窰中。因思古所謂陶復陶穴者。不獨穴土。其謂之陶。亦火之耳。又思臯陶下音遙。

窰亦陶音轉爾。斯二者我甚說乎。得也。雖然可謂所得。劣補其所失也。

又

得答音。而知足下所憾者。在得夫陸華亭云。沈辭拂悅。若游魚銜鈎。則詩併鈎而有之矣。若夫菽麥可探。諸市已。昨游已。以洗俗紛乎。僕亦爽甚。且也。終日間在家。盍一來惠然試之詩邪。欲以鬪我之所得。孰若君多。如何如何。

又

是日非九月盡邪。管室見而土功勸。五言長城。豈得

往後集 卷之二十一 六十一
無欲增而百雉乎。足下若來共其畚輶也。

又

昨尊翁臨我。誇我以羽芝之勝。而寺僧頗好文。我爲之心飛也。聞舟到寺門前。可謂弱質不假濟勝具矣。今日謁駒籠。明日儻晴。將從游乎。其亦李郭一時也。此柬。

又

予三尺之室。仰之天穿矣。妄意索女媧之石。而不得之也。僅而得此赤色之物也。敢煩椽筆。依蚪斗時字樣。寫東西南北。以補其四色之缺也。庶幾乎足以轉

補大之缺。邪萬千。

又

前日所煩椽筆。方位差矣。元來仰觀不同。俯察當是。天左旋地右旋乎。爾五石旣功。鼈足未極。更丐足下有意。

又

懸榻以竢足下之來者久矣。還聞足下欲爲陳蕃也。况厨下作馮異之供也。假使雨甚。門外有似滹沱河。亦何妨草覆。

又

往後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淳沲麥餅已飽嘉貺無羹豆粥知屬阿誰歸後復同
原韻聊洩餘興與貴筵之作頗有更絃併貢記室

又

領教附以大龍回札細讀爲之愕然不知大龍爲何
故逆起其領下徑尺者邪聞之龍聾物也意者中書
君之言彼不克聽邪然彼書中有曰川之游魚出聽
豈其以龍而不如魚乎聞龍千年物也伏羲時亦嘗
一負圖出則不容不識科斗時文字也將伏羲龍文
先於科斗則文更有古乎古者邪殆乎不可解矣午
後當上衙更竢面高故敢借留爾若彼回不傳書則

附貴价往之教至時會大龍使至走筆卽答故遲足
下之報不乙

又

昨潘大夫折簡召我我始謂有何文事則諸學士先
生遷官之事也陶隱居有山中宰相之號者而今而
後信其心未必懸魏闕下哉鳳陽院記寫完字畫頗
不歪敔欲足下評之寫畢太寂寥亦欲足下詩之何
如

又

吾書一本君詩一章謹領之又求借天中記以便對

雙。卽用全函負价去也。子猷不來。知雖寒。乎非雪夜哉。天又雨。門外想足回剡溪棹已。拙作載楮尾覽。

又

昨別足下途中而至家。則送香洲者已還待也。話不覺夜之參半焉。及至今日。迺始將欲理所約大龍者乎。中根生來。駘之未畢。得足下書。渠昨來題鳳去。復來則不得。摩而去之。徐而竦渠自去。則足下之使。想當欠劄者久矣。伏請勿罪我。寄大龍書。麗特迺爾。不知大龍領下珠。自羞其失輝已。

又

數日漠然。弗聞虛空一響者久矣。足下其亦諼諼之人邪。雪晴而聞街西鞞鞞聲。則知官禁弛也。三日不吹笙。鬱湮之氣殆乎弗洩。想足下亦爾。年回則當抱病卧看門前人之擾擾也。當是其時。鳳亦將噤以養其噦噦之音矣。伏乞足下及其未結古哉。

又

冒雨夜歸。厥後缺焉不問也。爲有駒籠行故也。晨往暮來。來而代中書君者。濡首硯池中。夜參半弗寐。寐而疲矣。晏始起矣。是故非怠。故弗問也。承體中有不佳處。意者中霽邪。又承求金。其言若周蚶斗時券契。

御後集 卷之二十一
者狀子幸不生天王家。天王則必書于春秋矣。子之所爲求貨。益呂而不足。器而有餘。品乎品乎。是亦易易耳。書訖。覺東方朔郭舍人所爲隱者。聊供病牀之一玩耳。在面。

又

昨冒雨赴約池大帥第。薄暮歸。則得足下書几案上。併將還書幾部。審書意。鄉所謂蚪斗時券帖者矣。予嘗誤謂方者三足下則篆之矣。是予所併月俸之餘。以優游卒歲者。何以能應足下之需哉。雖然。足下則曰。九十月之交云爾。猶之外府哉。且也。篆距蚪斗時。

爲未遠也。吾過矣。吾過矣。謹以團團者二。致諸左右。
又

青鳥銜書。詎意瞰吾亡也。書數種。達六兄所還者。領之。嘯餘及品彙各一本。更留數日。是又何妨。栢梁餘材。更慮其拾遺記所出。予意亦然。又如錫杖。笛在記室。而聖德所爲奉足下者。轉致之不佞也。意者足下嫌其寢陋已。是則所謂高麗笛者。蓋易爲音云。樂器原有此品。而其譜却同。切疑足下未喻。故併及此焉。不佞暇寧限滿。今早趨衙。正屬閒寂。冀足下一晒。如明日則將朝老藩也。

又

領教知中野清無恙。未知甚罔小紓也。足下遂作罔德夫書。雖非夢亦有因哉。其書辨甚。亦今之蘇秦也。何患從之不合乎。從之或合。亾論其爲楚也。爲趙也。迺秦之禍也。何如此覆。

又

辱書示及南生詩文。嚮者彼謂無所師承也。信然矣。足下要和其詩。吾未之遑耳。禮者君子所由也。足下其約束之。務令循規矩以進焉。哉。則所以玉女者至也。然後徐徐誘致之道者。吾迺弗辭焉。詩一紙附上。

又

今晨惠緘。時不佞正梳櫛未畢。口占數字。以報知厚。想當不見罪也。足下文章大妙。當世而尺牘未協也。及見此柬。而後知足下九轉丹果然靈哉。過是以往。有騷賦耳也。

又

數日不見黃生。已覺鄙吝生也。且也詩亦道德類邪。舌本頗強矣。卽日和暖。以僮僕疲故。不得出游。悶坐耳。足下能有惠然之興乎。否。嘯餘譜內有鄭夾漈樂洞原題。足下所問。豈是邪。亦要一商也。

又

小爾雅。漢孔鮒著。而不無差誤也。若曰下棺謂之窆。填窆謂之封。封豈特填壙已哉。馬鬣封豈不宰然高哉。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不知其有一義也。棋局謂之奕。無物與技之分也。水之北謂之汭。豈限以北哉。禮五兩爲束。而曰倍兩謂之疋。疋謂之束。凡此之類。亦何怪其鍵謂之鑰哉。足下其亦不之思耳。

又

瓊玖杳然。竦然立聽者。一日夜矣。今而後足下之。不金玉其音也。可以知焉耳。茲審春風作崇。宿恙有茁採芝之遊。陶情白雲。是則騷人之高致。韻士之雅趣。迺恨不得摳衣以從其後哉。若夫千秋之業。不朽之物。亦將獲諸子長壯游之餘也。何必區區埋首文字堆中。而學夫經生樸學之所爲乎。勉哉東壁。其亦開闊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以芥視宇宙。塊看人鳥哉。則天上修文。么膺官職。緣何能絆其豪邁之氣也。再酬高和一首。雖未足以愈頭風。亦或可供一粲耳。附覽是幸。寄省吾書。有便當致。渠曹六七人。方爭滕薛之長。不知魯侯何以命諸。頗岌岌乎。足下亦知之乎。

與縣次公

不佞茂卿匪人哉。河梁後闕然不修數行字。憶足下歸僕人留東者。奉足下牘及所還書。幾部至而不報也。客歲藩有司致尊公牘。尋復致足下牘者。再野珍二品還書。幾弓繫之。而猶爾不報。以至今日也。豈可不謂匪人哉。雖然足下亦飽吾善病狀邪。春稍稍差。而值鼎湖丹成日也。則不佞雖陪臣矣。亦嘗叨辱恩澤。僭廁乎朝廷侍從臣之後。時時咫尺天威。講執拜賚。沐浴乎日月之末光者十四年矣。一旦抱龍鬚號者。是詎其它之遑問乎。吾則知足下善恕人哉。賴有天倖不至之絕邪。府公憫吾獨賢。憐吾亡補世用。解

吾拘攣。俾吾獲縱游乎都下。稱祿隱邪。於是乎病愈益蘇矣。而後探諸篋中。愈益知吾負足下者深哉。過此以往。七尺軀屬之故吾。而得以歲時伏臘與其親戚朋好。醜苦擊鮮。把臂敘舊。懽遠之間。遺將意千里比鄰者。亦或可言也耳。雖然昔弇州有曰。行天下乃知天下大也。夫行天下大。乃又悲天下小也。况吾匏繫一方哉。以數十年耳目所覩記。而僅有足下與東壁耳。東壁文益進。已且隆。萬王汪諸公之流亞也。足下一詩。亦何口吻五色烟霞。不復似人間語。迺爾文不示及。豈欲一鳴輒驚人邪。在唐李時。韓愈抗顏當

世猶不過得柳李二子耳。是足下二人者，不亦足燁映乎千秋邪？吾老矣，次公足下，其勉哉！東壁銳甚，近者至欲作書，徧木鐸乎海內，其意益更樹漢幟乎趙壘云爾。其才信不減淮陰，多多益辨，但時則少隆準公也。足下謂之何？奉寄尊公及足下詩合六首，別近作若干首，附覽不悉。

又

憶去夏次公與尊公寄書至也。及至秋時，次公書又至也。二大人安穩。次公文日上，予嚮者所稱東壁謂盛明李王汪諸公流亞者，輒又欲併稱次公。詩益佳。

騎鯨才也。天培植明德不出二十年，必大振海內矣。勗諸如余者，真世棄物，嬾仍病劇，傲世與違，加以狂僻，痼且弗拔。一月間呻吟發屋者，率不下二十日，而號笑之聲輒從之。一日束帶三日僵牀，興至數百千言，敦敦衝口出，而禮俗書牘指忽為腫。此自次公所見，吾且不能有以自解於世君子之前，則又何萬一人之信我哉？祇以一二故人在弊藩者，頗諳其生平，愍其奇疾，宛轉調護，白於藩主，遂得輿疾出邸，稱祿隱于護洲上。也不知者，則見以為予故嘗有狗馬之勞于藩，藩答以優待，豈有是哉？要之一贅旒，不久終

當潰決耳。然來書言予值其時也。何其謬哉。何其謬哉。其意蓋謂聖政方新。遐邇拔茹。乘此機會。或可以致身青雲際邪。是何所望於予乎。予方先朝之時。業已藉府公顯赫之勢。身雖陪臣。尚且朝金城。躡玉城。厠鴻班。咫尺龍威者。十有餘載。非暫也。憲廟又以先大夫之故。時時召見。校執御前。拜賜沐恩。有踰同列者。非新也。段使予當其時。稍自脩飭。知媚於上。奉對稱旨。俯拾青紫。易於地芥。而獨不者。殆非奇疾之徵乎。奇疾之徵。以其久而故也。猶不能奪焉。而況于一日僥倖之求者。予雖不佞且貪。所不敢矣。予始得

次公書。爽然自失。不愉快於心者數日。輒謂次公何以有是言也。夫可以次公不如弊藩中一二故人乎。欲報不報。以至今日。爲是故也。雖然。吾黨有醜女。頰高於鼻。面漆色。僅白其足。日簪花靚粧。倚門而笑。醜有轉甚焉。而其傳不以其醜。故使輟靚粧簪花者。亦爲愛故也。次公之言。猶類斯歟。予故報以醜女所自識其醜者已。

又

一書不盡言。又作一書。細察次公文。猶有一二瑕類。處予作文罪。備言華人言語。纔出口。輒自有天秩位。

置森然有不可得而紊者。稿未成。成將寄。然以次公聰明亦當自得之。祇在留意不留意間。功效迥異耳。如大國孟記尚覺清弱。乏瑋麗之觀。韓柳唯柳。李王唯王。在先秦左騷。在漢淮南相如。曼倩子雲平子。最可醫此疾也。次公請寓目。詩更要寄來。古詩樂府諸體。此自先賢途轍。未有舍是不由。能至其堂奧者矣。擬議以成變化。次公勗諸子笑彼世儒綿力。文唯喜歐曾。詩唯喜中唐以下。古與今茫茫乎不相涉。每如隔弱水萬里者。皆坐是故也。李王大才。其於古未嘗屑屑乎作訓詁。而退省其文章亦足以發也。故予特

賞二公者。爲其能梯航乎古也。不獨取其詞藻也。次公答東壁辨駁甚至。予傍看大喜。以論其言當不當。其能以此心讀二公集。二公之骨真不朽矣哉。予間者又爲髦生苦唐詩選大寥寥。不足以廣其思。故手汰二公近體若干首。一取其合盛唐者。略加箋釋。行將問梓。則丐次公輩敘若跋。庶以徵同調也。又承次公欲納交于原臧。是何妨。游道欲廣。此方學者。動設籬壁。余所病也。大氏天之生才。辟諸草木區。以別使各充其性。尚恐不茂。遂古者謂學問之道。爲飛耳長目。廣益益智。其意可見也。聞尊公需膝下養。次公是

以不東豈不有介弟者乎。今秋渤海客將至。余也種
種無心。名高東壁。則欲邀之洛水。上一戰亦晉楚執
鞭弭中原之秋也。次公將無意犄角邪。不知管裴風
流。又見誰家也。左生仲生。亾恙不乙。

又

本月十日。津南江子徹者書至。具言馬島兩生稱嘆
足下。口噴噴弗已。至標之以海西無雙也。則予喜甚。
夫兩生者。故不足以輕重足下。雖然海西者。苞筑以
南而言之也。謂之無雙者。莫之與京也。盛哉言乎。非
足下。未足以當之矣。吾未知渠從何處而得此言也。

吾始以爲海內唯足下與東壁。而今而後。又有兩生。
爲吾黨置郵于海內。吾之喜不亦宜乎。及取子徹書
所附西人詩以讀之。迺又爽然自失焉。亾論其卑靡
一沿襲宋元之舊。是自三韓土俗使然。卽其和子徹
詩。猶且不能變子徹意而發之。窘窘乎旣受病于韻
與對之間。是未可以和子徹之詩。而况對足下壘也
乎。其後又得貴藩諸文學所更相唱酬者若干篇於
昌平塾中。則終莫有足下之言。豈亦自慊於千金珠
抵之鵠邪。是以不肯傳。愈益知足下所見不予殊已。
若夫吾東都之事。則莫快焉。有輦上君子。握文章之

柄者。蓋嘗昌言於朝曰。聘大禮也。二韓上國也。其人習文。又接壤中華。是不可以世瑣瑣者當之。於是拔其所知識某某者。郡國間。俾歌皇華以相贈遺。而謂華國之勲在是。以故鴻臚之館。無陪臣處士之迹。不然。弊藩或命以列國大夫之事。則不佞雖憊乎。將何辭。亦豈不有足下者之慊哉。昨予走馳道上。縱觀夫西來使者。衣冠儀從。尚彷彿乎明典章。鼓吹砲震旗旆。繽紛者狀。所貢胡馬海東青。凡諸瑰瑋奇譎。可娛耳目。及都人士男女。靚絃競麗。扶老携倪。群聚咨嗟不已。皆太平盛事。歸則高枕偃臥。烘足地爐中。以西州

一日之勞。時時從旁冷眼以覷諸得意之人。日夜謀其所以禦乎敵者。疾首呻吟聲。頗聞外也。無乃更大快哉。足下猶記予昔年所贈詩曰。日本晁卿以後篇。邪是微李白。王維輩。何以能鬪夫芙蓉白雪之高也。雖然。足下之不免於嫌也。自吾吏之也。足下其慊於我邪。賴得兩生以識於足下。亦不重嫌耳。鄉者所謂游道之廣。豈不在斯乎。暮春書。從秦家姑致之。屬予之病暑也。微已。則輒謀築于牛門西。故不暇問筆研。今已築矣。是以爲書於足下者。爾尊公所惠梳。日以梳朝陽千下。大蒙其賜。伏乞善致意。不備。

又

予始得浪華信而識足下有赤關之捷也。及韓使就館都下，人人來還館所者，稍稍傳館中語，則又識足下一捷業已冠東諸侯也。東壁乏裹餼糧，不果西塵。塵一矢相加，遺館中而已。予則謂有足下及東壁在焉。西出偏師，邀諸大海之上，既足以奪其魄矣。追焉挑戰舟中，則不能出一言之相酬，何況能相抗乎？東奔二千里，喘息弗繼，遠而遠矣。其悻漸將定焉，則東壁金僕姑颯乎，又雨集其幕也。亾論韓人再屈其膝，迺松雨二子者，亦投欵輸誠之弗暇，是足下先聲之

功爲大哉。方夫謝玄劉牢之力能辦事，寧不安石圍碁墅中之日邪？雖然，聞捷不覺屐齒折，吾牛門之築殆乎將付之一賭耳。嗚呼！次公足下，吾豈爲韓人故而重次公乎？次公之名籍是隆隆乎起故也。吾又豈啻爲其名而喜不自勝乎？次公之實以副之也。吾觀足下所寄示文，自西京典刑猶在，選體類郭璞予所特愛者，七言律歌行可謂高岑雁行。在明徐天目吳川樓迺有怯色，五律七絕亦置諸盛唐中。雖有巨眼不復易辨識矣。美哉次公，偉然名家，身分既定，足以不朽矣。老夫之喜不亦宜乎？由此以往，務自愛，嗇益

懋明德以答天眷。則詩首周南扶桑詩。庶或由足下而後可誦哉。予寄霞沿書及東壁書詩附往之。東壁則弇老優孟哉。足下書詩皆以韓人離都後三日至。悉命上梓不備。

又

前書未報。後書復至。不佞茂卿之惰慢成其性。深有以愧次公哉。披而覽之。亾論其文辭瑰偉。海內尠儔也。方今次公之名噪乎寰宇。猶爾推本原始。厚道以出之。豺獺之說。吾烏能當之矣。所惠鮑骨。可以佐酒。陳書可以飾壁。獨憾未獲次公共賞。已足下赤關唱。

和吉生秋生刻焉。今上一部。足下所索東壁及不佞作悉在其中。不佞則可謂驥之蠅哉。非藉二三君子散游四方。庸何木鐸遐邇也。序者田省吾承浙以行。禁錮終身。序中語豈非識乎。其事之弗得白乎國。然其志也。孚於上下。彼何憾也。不佞劣劣牛門。居行將合完。近謀續絃。乃水府故史臣著復讐。記者姪女。以其孤故。弟觀同僚和菊潭爲主。以前書所問。故詳及爾。足下未娶邪。尊大人福祉。讓園隨筆。梓未成。成當奉示。

又

仲邑生瓜期敬寓尺一足下。尊公亾恙足下亾恙。客
歲獲足下一二槭如享雙璧。鸞膠續絃本屬老詩承賀
忸怩殊甚。副啓所言。齶齶中窾乃欲奪老夫雌黃之
權邪。外人將謂甚矣哉。有若之似夫子也。雖然足下
兼人哉。昌黎而還詩文岐途。併啓牋儷語。殆將鼎峙
乎宇宙間矣。自非大有力者孰得一焉。過此而往有
六經在足下努力。若夫吾黨後來之彥。乃有服子遷
平子和者。服大似子與平則千里。未免踉蹌。今子相
也。皆欲定交于足下。其書附函中。又兩芳洲之子顯
允。執贄門下。其人尚少。所貴翻然改轍。前程何可量。

也不佞去春奉答一書。附往懷足下詩一首。外二十
首。文一篇。新刻一部。而睹來書似其未達焉。何如今
又往護園隨筆二弓。聞已播海西。想足下當看過。祇
此本書肆所遺予。裝頗佳。故上不佞今年五十矣。三
月既望。本藩子侯及豐侯豫侯輩。賜詩見賀。不得已
置酒草堂。受賀者言及其畢。集成一鉅軸。所少足下
之言耳。足下其有意乎。則欲竦其至。而後裝潢藏家。
俾後人識諸君子愛我者狀也。故不無得隴望蜀意。
已不佞近况具前書及仲邑生口中。此不具。

又 附答碑制問

後集 卷之二十一
逝哉次公金玉其音者幾載前年圓硯之惠銘以麗
辭意興所寄一何殷也然亦莫有一紙書副焉者豈
次公有疾病邪不爾貴府人皆爲殷洪喬也爲之茫
然忽獲一月所寄書則知次公平安前所奉寄者皆
達矣大可慰也獨書中所云次公文思減昔府中無
可與商者及屬藁意輒紛惑中廢乃已於是益疑次
公有疾病邪不爾次公或不滿吾曹邪次公以文章
聞海內吾黨士所爲景仰者次公而有是言其謂後
進何嘗聞次公頗鬱鬱不自得也豈以是邪又聞次
公將合二姓之好以事其祖先也果娶邪豈墜陰爲

累學由是廢邪是一者大非所以望次公者也不佞
行年五十有二億甚意者不待十年必就木也後死
之託在次公而已矣次公而若是其謂後進何松崎
管公廟碑佳甚中一二有可議者及所訊碑制錄上
所見不佞聰明日衰有如昌黎所自道者何以能益
於次公哉

承問廟碑墓碑制度予淺學謏聞所未經見也然以
心思之二者必無差別矣按正字通方者爲碑圓者
爲碣是不分廟與墓其方者碑而圓者碣也又按文
體明辨唐碑制龜趺螭首五品以上官用之

卷五十五
墓碑

類唐碣制方趺圓首五品以下官用之而近世復有
高廣之等則其制益密矣古者碑之與碣本相通用
後世乃以官階之故而別其名其實無大異也五十六卷
墓碣類明辨此言不載諸廟碑類而載諸墓碑墓碣類
蓋廟碑莫有稱碣者而墓則有碑碣之分也又明言
碑制云云碣制云云則凡稱碑者皆龜趺螭首稱碣
者皆方趺圓首耳然則廟碑之制亦必龜趺螭首也
其謂古者漢前後謂後世者唐謂近世者明也因考
大明會典不載廟碑之制而唯載墓碑之制洪武元
年定五品以上許用龜趺螭首二十九年定公侯石

碑螭首高二尺二寸碑身高九尺濶三尺六寸龜趺
高二尺八寸一品石碑螭首高三尺碑身高八尺五
寸濶二尺四寸龜趺高二尺六寸二品石碑蓋用麒麟
麟高二尺八寸碑身高八尺濶三尺二寸龜趺高二
尺四寸三品石碑蓋用天祿辟邪高一尺六寸碑身
高七尺五寸龜趺高三尺二寸四品石碑圓首高二
尺四寸碑身高七尺方趺高二尺五品石碑圓首高
二尺二寸碑身高六尺五寸方趺高一尺八寸六品
石碑圓首高一尺碑身高六尺方趺高一尺六寸七
品石碑圓首高一尺八寸碑身高五尺五寸方趺高

二尺四寸。

會典二百三卷職官墳塋

會典之文止此。可見洪武元

年尚沿唐制。及二十九年而後其制度方始繁密矣。

其謂蓋者猶如本邦石碑有益頭者狀耳。天祿辟邪。

考諸升庵文集。迺蝦蟇之大者一角為天祿。二角為

辟邪。攷歐陽文忠集古錄。古者多有以天祿辟邪為

墓前石獸者。如麒麟亦爾。明旁采古制以為碑蓋耳。

因考王奉常東游記。岱山有秦始皇沒字碑。廣厚四

勻。上為幢蓋。又陳繼儒尚白齋祕笈載學古編。洪适

隸釋二十七卷。并隸釋續二十一卷。皆漢碑釋文。隸

釋續畫諸碑形及墓壁畫像。其碑多圭首。或笏首。上

有垂虹。或題處偏僻。是唐以前之制可見也。又按水

滸傳。衆人一齊都到殿內。黑暗暗不見一物。太尉教

後人取十數箇火把。點着將來打一照。時四邊並無

一物。只中央一箇石碑。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

大半陷在泥裏。是龍虎山鎮魔碑。而非墓碑也。亦可

見龜趺通用矣。蓋按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者。墓必有

碑。而人皆有墓。故以死人官階定為墓碑制也。至若

廟祠則非凡庶所得擅建者。而其廟有主。有扁。未嘗

藉碑以識別其為誰某。故亦有有碑者。有無碑者。且

名賢功臣祠廟。皆于其宦跡之地。不必於其鄉。則非

其子孫所得擅占者。故其祠皆不屬諸人家。而隸諸官府。又有德政碑。去思碑。則民人所建焉。何必以其人官階爲拘哉。又有城隍廟碑。修堰築城等紀功碑。旁至寺觀之碑。亦何官階之有哉。是明所以止定墓碑制。而不及其它故邪。

又

足下遂以明日發邪。陰雨如許。酒勺水何似。一路三千里。風霜日重。善自保護。絕句數首。聊述鄙懷。郡司君不另奉書。千萬致意。不盡。

又

勞哉次公。風霜二千里。還往如織。雖則如織。扈康侯之行。福祿所依。四牡駢駢。履道坦坦。水則擢人齊唱。錦帆無恙。知旣在太公子舍中。奉其顏色。怡怡如也。嚮者田郎。從足下時。見訪問。見其侍坐。隅唯謹。祇謂忠信人也。及覽送于生文。而後爽然自失矣。人固不可以貌取焉耳。夫和生之於詩。旣有鳳翔千仞之勢。田郎之文。乃雕虎哉。昔子游僅得一澹臺滅明。沾沾自喜。亦君子樂育英才意也。足下乃得一子而有之。其勝子游遠甚。文翁教於蜀。相如蜚儁。厥後王褒揚雄。是之自出。大國之才。其誠無窮時也已。爲予語田

郎乎。和生之才稟諸天之子則資于人爲多。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人固未嘗不勝天。焉。田郎其以之。而後足下之樂可知已。不備頓首。

又

昨者微恙在體。草草作別。爾後忽忽得書。方悟歸期之逼。悵恨何可言。不佞病態雖劇。亦是恒已。易曰。貞疾不死。數十年如是。則雖死亦何恠也。祇足下千金之軀。老大人。在上海陸二千里。加餐慎風霜。徵甲領之。純也。未來萬惟後音。

又

鄉者示及諸生作。頃因少閒。試一展閱。子華既是超乘。其文極肖滄溟。是固摹帖然摹蘭亭。豈易事哉。足見其才也。詩比曩日。似稍退格。意者之子才極俊利。失於輕易耳。祇其才亦大。是不易得矣。代足下興者。必之子也。雖然。非務讀周秦古文。漢魏古詩。俾胸次飽滿。終或墮落。是在足下。鑪鞴哉。叔茂詩。或出其上。子濯文。亦能振拔。餘子彬彬。不怠要。皆成器。吾黨士莫不羨足下富耳。它面晤。

徂徠集卷之二十一

往來集

